

皇朝經世文續編

第十一冊

續編

皇朝經世文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光緒壬寅夏月  
天章書局石印

皇朝經世文續編序

自賀耦耕先生用前明陳卧子之例輯皇朝經世文編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圭臬幾於家有其書自後江右饒新泉氏又有經世文續集之輯自道光至咸豐同治間名臣奏疏私家著述凡有涉於世道者亦略具矣然饒氏之書一循賀氏之舊而近來風會日闢事變益繁如洋務為今日一大事非原書海防所能盡也奉天吉林新疆臺灣各設行省因地制宜非原書吏治所能盡也開礦自昔有禁而今則以為生財之大道非原書錢幣所能盡也軍國之用取給抽釐非原書權酷所能盡也有輪船以行江海近又有輪車以行陸非原書漕運所能盡也中西算學日新月盛朝廷闕館以造就人材且寬其格以取之非原書文學所能盡也此葛君子源所以又輯續編乎其書凡一百二十卷為文千數百篇其志可為盛矣其力可謂勤矣愚嘗謂孟子之書言法先王荀子之書言法後王二者不可偏廢法先王者法其意法後王者法其法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此法其意也荀子曰欲觀聖王之迹則以其燦然者矣後王是也此法其法也馬貴與著文獻通考其自序引荀子語以發端然則士生今日不能博觀當世之務而徒執往古之成說洵如呂氏春秋所譏病變而藥不變矣語云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云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也皇朝經世之文賀氏饒氏相繼編纂而今又有葛氏之書並行於世凡經國體野之規治軍理財之道柔遠能通之策化民成俗之方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不可勝用於學術治術所裨匪淺而我國家宏規茂槩亦略具於斯荀子所謂燦然者不於此可見乎光緒戊子夏四月曲園俞樾序

皇朝經世文續編例言

善化賀氏經世文編成於道光丙戌迄今六十餘年世局既有變遷議論因之日積東鄉饒氏陽湖盛氏皆有賡續饒編出於光緒壬午盛編迄今未出夫難莫難於創始之作備莫備於晚出之本古來撰述大抵若斯故是編之作訂疎舛於已往待刪正於將來萬不敢忘東鄉先路之導後或可備陽湖對非之采八綱六十三目均仍賀編之舊惟自道光壬寅後中外交涉益繁有非海防塞防所能概者京師總署之設既與六官並重往歲廷臣恭纂穆廟實錄亦聞洋務別為卷帙茲師其意立洋務一綱繫以七目曰洋務通論曰邦交曰軍政曰教務曰商務曰固圉曰培才惟刑法之類華夷雖時有牽涉而其要領條目所存則視他務稍簡今彙為律例下卷仍以隸諸刑政

賀編學術文學○於經史子學大綱暨諸儒論文采取略備而仍不及算學殆例言所謂務非當急人難盡通者歟然天文樂律實古聖治法之本原而製器測地尤近今經綸之要務非可以一藝自之況其致用尚不止此闕而莫載遺憾實多蒙未習

疇人術不能妄有選輯吾宗湘鄉心水氏從事此學二十餘年別輯各篇辱以見貽析為三卷附列文學類備學者觀覽焉  
會典戶部職掌疆理居首蓋周官地域廣輪掌於大司徒之義也賀編以顧氏日知錄州縣界域陳氏分縣議沈氏議覆分立  
州縣書入吏政官制類以龔氏西域立行省議入兵政塞防類殆以篇目不多故未別設專門耳今自奉吉新疆臺灣改設行  
省建置益繁且風會日開輿地一門成專家之學若仍賀編分隸各類非但散裂難稽且多無可附麗茲故別輯疆域二卷冠  
戶政十二目之首其言攻守形勢者仍入兵政地利類

賀編著例紀述之作雖工勿登然亦間有自亂其例者非止蠻海各防已也夫典制事蹟之不明則議論安所附麗賀編實出  
魏氏彼其聖武之記已有專書會典提綱又著者願意藉另編輔翼自可汰削從嚴今自道咸以來變故迭迭更政事之張  
弛不知凡幾而會典重脩之舉觀成尚遠平定粵匪之外方略未編則甄錄之宜或殊往日故章程案牘采列較夥要於賀編  
本旨仍不相悖至其他取舍一秉前規惟學識疎淺失當必多末由仰希冀哲耳

賀編生存姓氏著作續出尚夥今茲選輯自不可遺故松文清伊犁總統事略張氏履端昭宗法通攷暨陶文毅姚氏榮章氏  
謙存管氏同並賀魏之文悉加搜討又如張氏穆馬氏樹華沈氏亞姚氏椿等皆與賀魏同時文行甚著又如吳氏騏延陵居  
士集陸氏錫熊寶奎堂集之類時代并遠出賀氏之前而賀編均未之及擇要增入云何已至得若吳氏定全氏祖望畢氏沅  
張氏士元賀編已列專集姓名而是編亦間有採及蓋瀏覽所得未敢拘限斷而悉從割愛也又康熙中俄定界賀編已錄徐  
記定界碑文而是編又錄黑龍江外紀譯出分界盟約清文蓋既有異同詳略即不敢避複出之嫌也夫是編之作意在網羅  
道咸後掌故故乾嘉前載籍博收偏覽實所未遑石所舉者特偶隨所見錄之以云補賀氏之闕則豈敢  
賀編所錄專據輟本而生存姓氏已五十餘家是役年代較近并難以輟本為限故所列生存者作視前編多至倍從若從舊  
例止旁注集名虛其氏字則既未必人人皆有專集而非是又無以別為誰氏之文故今所纂輯無論曩哲時賢均各書其姓

氏不避嫌疑用示大公匪標聲譽

是編經始丙戌四月至丁亥十月而稿定自後略有增續以戊子四月為斷伏處孤陋見聞有阻姑出稿本求正當世兩載以  
來鄉里同志若姚君子讓子君醒尊艾君譜圖張君心一項君蓮生秦君硯畦沈君肖韻或商榷義例或分任校錄磨錯益繁  
俾得集成巨帙今備書簡端以附風人弗護之義

光緒十四年六月上海葛士澹識

皇朝經世文續編總目

卷一

學術一 原學

卷二

學術二 體行

卷三

學術三 法語

卷四

學術四 廣論

卷五

學術五 文學一

卷六

學術六 文學二 附算學

卷七

學術七 文學三 附算學

卷八

學術八 文學四 附算學

卷九

學術九 師友

卷十

治體一 原治

卷十一

治體二 政本

卷十二

治體三 治法上

卷十三

治體四 治法下

卷十四

治體五 用人

卷十五

治體六 臣職

卷十六

吏政一 吏論

卷十七

吏政二 銓選

卷十八

吏政三 官制

卷十九

吏政四 考察

卷二十

吏政五 大吏

卷二十一

吏政六 守令

卷二十二

吏政續 吏骨

卷二十三

吏政八 幕友

卷二十四

戶政一 理財上

卷二十五

戶政二 理財中

卷二十六

戶政三 理財下

卷二十七

戶政四 養民

卷二十八

戶政五 疆域上

卷二十九

戶政六 疆域下

卷三十

戶政七 賦役一

卷三十一

戶政八 賦役二

卷三十二

戶政九 賦役三

卷三十三



戶政十屯墾

卷三十四

戶政十一八旗生計

卷三十五

戶政十二農政上

卷三十六

戶政十三農政下

卷三十七

戶政十四倉儲

卷三十八

戶政十五荒政上

卷三十九

戶政十六荒政下

卷四十

戶政十七漕運上

卷四十一

戶政十八漕運下

卷四十二

戶政十九鹽課一

卷四十三

戶政二十鹽課二

卷四十四

戶政二十一鹽課三

卷四十五

戶政二十二鹽課四

卷四十六

戶政二十三鹽課五

卷四十七

戶政二十四榷酤

卷四十八

戶政二十五錢幣上

卷四十九

戶政二十六錢幣下

卷五十

禮政一禮論

卷五十一

禮政二大典上

卷五十二

禮政三大典下

卷五十三

禮政四學校上

卷五十四

禮政五學校下

卷五十五

禮政六宗法

卷五十六

禮政七家範

卷五十七

禮政八昏禮

卷五十八

禮政九喪禮

卷五十九

禮政十服制

卷六十

禮政十一祭禮

卷六十一

禮政十二正俗

卷六十二

兵政一兵制上

卷六十三

兵政二兵制中

卷六十四

兵政三兵制下

卷六十五

兵政四屯餉上

卷六十六

兵政五 屯餉

卷六十七

兵政六 馬政

卷六十八

兵政七 保甲

卷六十九

兵政八 兵法上

卷七十

兵政九 兵法中

卷七十一

兵政十 兵法下

卷七十二

兵政十一 地利上

卷七十三

兵政十二 地利下

卷七十四

兵政十三 塞防上

卷七十五

兵政十四 塞防下

卷七十六

兵政十五 山防

卷七十七

兵政十六 海防上

卷七十八

兵政十七 海防下

卷七十九

兵政十八 鑾防

卷八十

兵政十九 苗防

卷八十一

兵政二十 勦匪上

卷八十二

兵政二十一 勦匪中

卷八十三

兵政二十二 勦匪下

卷八十四

刑政一

卷八十五

刑政二 律例上

卷八十六

刑政三 律例下

卷八十七

刑政四 治獄

卷八十八

工政一 土本

卷八十九

工政二 河防上

卷九十

工政三 河防中

卷九十一

工政四 河防下

卷九十二

工政五 運河

卷九十三

工政六 水利通論

卷九十四

工政七 直隸水利

卷九十五

工政八 直隸河工

卷九十六

工政九 江蘇水利上

卷九十七

工政十 江蘇水利下

卷九十八

工政十一 各省水利上

卷九十九



工政十二 各省水利下

卷一百

工政十三 海塘

卷一百一

洋務一 洋務通論上

卷一百二

洋務二 洋務通論中

卷一百三

洋務三 洋務通論下

卷一百四

洋務四 邦交一

卷一百五

洋務五 邦交二

卷一百六

洋務六 邦交三

卷一百七

洋務七 邦交四

卷一百八

洋務八 軍政上

卷一百九

洋務九 軍政中

卷一百十

洋務十 軍政下

卷一百十一

洋務十一 教務上

卷一百十二

洋務十二 教務下

卷一百十三

洋務十三 商務一

卷一百十四

洋務十四 商務二

卷一百十五

洋務十五 商務三

卷一百十六

洋務十六 商務四

卷一百十七

洋務十七 國圍上

卷一百十八

洋務十八 國圍中

卷一百十九

洋務十九 國圍下

卷一百二十

洋務二十 育才

學術一原學

善源篇

與曾子植書

致劉孟容書

答劉孟容書

答劉孟容書

求闕齋日記一則

拙脩書室記

求放心說

原學

學論

移建上海縣學記

量隨識長論

論語說

答友人論異教

宗稷辰

劉蓉

曾國藩

曾國藩

羅澤南

曾國藩

吳廷棟

劉蓉

陸心源

葛學禮

葛學禮

瞿慶賢

李元度

李元度

學術一原學

養源篇

宗稷辰

上海葛士濬子源輯

將有所灌輸於天下而使得被於遠者如其近者焉流於異日者如其同時焉其志量恢恢乎無際矣然而神聖之人不怖其無際而窮其有際因其有際而更窮其際之所從來則并官然若不見其際焉蓋其終大而不可窮其始必小而不可窮也所謂源也河漢之不涸也東井之不枯也源之出於天者固然已若夫岷嶓以上泛觴所出遂以成夫江崑崙以上眾竅所發遂以成夫河以及汝漢淮泗惡池睢漳沱沔章貢松震澤支川萬千莫不有源而清淑之氣網緼其間流液於決漑之區久而無息故恒不涸如天上之水是故養其源者天地也惟其然而君子之養源不可以已矣夫源之出於天地者灼然在人耳目間而天地之潛養之者仰莫見其端倪俛莫見其倪也若天下有大源焉存乎凡為天下國家者之先及其久而安焉人莫親而莫知焉源大者千歲而不竭源小者百年而漸消微後聖人起不能求前聖人之源之所在而況能養之乎養天下之源奈何曰仁厚而已矣仁故大而無不容厚故均而無弗普皇者洪之帝者崇之王者廓之伯者託之其下薄之匪惟薄之且自刻之故有有源之天下有無源之天下有源可養也無源者烏從而養之哉彼大小之國大者視此矣至於家之視國甚渺也而其家之所興與家之所由大亦不能無源源之正者要無出於仁厚源深而養深者家必茂而長源淺而養深者家亦積而昌源淺而養又淺家宜其落而傷苟無數世之源而無一日之養是無惑乎其晁興而夕亡蓋國家之源本雖殊而馴致之天理同也至於人之有身身之有心視家又少也而其身心之所由生與身心之所由成更不能無源源之上者要不過乎仁厚源溥而養之又溥可賢也可聖也源未盡溥而養之使溥可善人也可君子也源既不溥而養之復失其溥則始正而終邪者有之昨良而今佞者有之初念是而轉念非者有之一息存而一息亡者有之鈞是人也皆出於性皆出於天不得謂之無源而稟氣受質之不齊其源之所得者稍薄後起之教所以啟其覺者或難盡復其最初之良而盡化其氣質之駁則其身心之不能以自養往往然也而或臧或否幾龐然而難以辨也夫天下國家之源其得養失養也在數人在數世不當其任者雖欲養之而無由若其身心非分外之責源可自求養可自力權在己而悠悠忽忽自棄於小人之歸禽獸之路是誰貽之戚哉吾故尤痛言之以望世之養源者

別且歲餘彼此僻左無因緣相見屢欲寄書而恒艱於便欲專足相候則凡鄙意所欲宣者未知於吾弟意云何也故輒嘿嘿  
開春接令兄書所以見囑意良厚比擬五七月或至省門足謀一晤既不幸遭大母之憂而羸弱之軀日有疾病自雖急廢自  
治弗違其奚暇為足下謀緣是因循遂成疎濶而足下亦卒未有書問比歲學業所及志趣所存莫或告語僕聞知也然每  
一念及令兄屢年見囑之意與吾弟昨歲相與之情撫躬慨然未嘗不呼負負懷之既久義不容嘿輒緣此足之便略述鄙懷  
以曉左右竊以人之為學貴先辨其志志不立則因循委靡日以銷而月以蝕終莫卒有成焉其志苟斷然有以自決於中者  
其成也亦必速矣僚之九秋之奕羿之射慶之鐸師曠之審音公輸之呈巧庖丁之解牛彼非有過人之材智而卒能以其技  
名一世者其用力專而志先定也夫君子之於學亦豈異於是哉志於小故所就者亦小志於大斯所成者亦大大小雖不同  
量而要其勵吾志以從之竭晝夜忘寢食以漸至於是不至是不止者則一而已是故小立志藝以技成名君子志道以學  
成德基之於一念之間而成之於數十年之後有如操左券以責右契卒之無不償者古昔聖賢所以成不朽之業皆由於此  
矣顧論學於今日則又有辨有考據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三者皆傑然超出於科舉俗學之上材智之士勇趨附焉  
然僕以為是三者苟不本於道德之實則亦與彼俗學者同歸於無用而已如欲務其實而求適於用則莫若從事於道義之  
學焉道義之學其蘊極乎高明廣大而實為吾心吾性有生同具之端其精極乎性命天人而實皆愚夫愚婦可與知能之事  
其功用極乎參贊位育而要不過乎庸言庸行民生日用之常蓋凡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治周孔顏曾思孟之所以教胥於  
是乎在焉學者誠能勵吾志以從之其高可至於聖賢最下亦不失為善人君子譬諸射者之於的然苟棲鵠於侯而日凝神  
注矢以從之雖功力所及有遠近難易之不齊然其中也必有日矣其不惟正鵠之求則且擊焉終日而莫知的之所向況望  
其有一中之得哉是可為學而志於聖賢者喻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病其高遠而難幾甘自暴棄而不求而獨於身外僕來  
不可必得之數則趨之若鶩雖至冒廉恥捐頂踵而不惜向道若彼趨利若此豈其才之優於為小人而不足於為君子哉凡  
其可以為小人之才皆其可以為君子之才便易其所以為小人者為君子將無不足然往往勇於為小人而怯於為君子者  
非才與不才之異其志之所趨殊焉耳今斗筭者流既惟利祿之趨苟其稍知自立向學者則流俗之論輒相與誑誘而震怒  
之內慕乎富貴顯榮之遭而外畏乎庸俗訕笑之口氣憤情慙而不克以自振茲士風之所以日敝也士君子讀聖賢書當識  
輕重明趨舍而知所好惡奈何不慕為古之仁聖賢人而慕此苟賤亡恥之舉不畏古之法言莊論而畏此悠謬無識者之口

哉夫慕之固將效之畏之又將思所以悅之苟自好者其自待輕重宜居何等也且吾人斗室窮居不過一草茅士吾勵吾學獨行其志此亦何與於人顧尚畏茲眾楚之咻不能自決借令一旦列朝班躋顯仕欲有所論建而羣小譸張浮言脅動則遂將緘口咋舌俯仰從人而已乎胡廣馮道之流闖然媚世夫人而知笑之及其持厥躬也不能自激勵焉窮居無以自見立朝欲以何施吾見笑人者行躬蹈所笑之轍而坐見抑掄者之乘其後也茲非志不立而隨俗浮沈者之明鑒哉故夫吾人一日之志終身成敗之機也機決於此而千秋之業立焉機失於此而一生之行墮焉使世之為士者日自磨礪以蹈先民之矩矱由是與眾奮爭光無難焉使古之為聖賢者稍自降抑以徇流俗之規則亦與彼蚩蚩者同歸於盡而已君子之求志也不期立異於人世亦不肯苟同於流俗躬仁義而力踐之不以舉世不為而自阻飭道德而心樂之不以沒世無聞而自戚凡所為競競焉較義利於毫芒之際爭得失於方寸之間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者要以期依乎中庸幾於成德之域而止及其成也窮與達靡不得焉進與退靡不裕焉其素所樹立者然也夫聖賢之當為夫人而知之矣堯舜之可為夫人而聞之矣知其當為而行之不力自棄者也知其可為而諉之不能自賊者也自賊自棄斯下愚者所甘心而志士所深恥而不肯出者也故僕今者竊願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後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議焉其不然者雖日言學無益矣足下且以為何如哉僕早歲不學壯又放廢令犬馬之年行及三十而碌碌無所短長蓋志氣因循之過也足下之志少於僕而聰明才力又皆過之使及此盛年力自奮勵古人不難到失今不圖則後之視今將如今之視昔雖欲悔之抑無及矣日月奄忽轉盼即逝尚以僕為前車鑒哉平生迂直與俗少諧其於朋友苟實愛之則必盡所以責善之道而不敢恕數年來以此獲戾於人者不少雖頗自尤然於心終無悔焉足下性篤學令兄益亟許之其於僕似非無意者故聊誦言以發足下之志其以為然將繼此而有進焉其不然亦幸有以相覆要當極論以求至當之歸乃不虛此往還耳客中佈此雖恨多恨不逮意惟足下審察

致劉孟容書

曾國藩

去歲辱惠書所以講明學術者甚正且詳而於僕多寬假之詞意欲誘而進之且使具述為學大指良厚良厚益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克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為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邵中鼎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於是取司馬遷班固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讀之其他六代之能詩者及李杜蘇軾黃庭堅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歸然後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於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焉有知道而不明文者乎古聖觀天地之文獸迹鳥跡而作書契於是乎有文文與文相生而為字字與字相續而為文

相續而成篇口所不能達者文字能曲傳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傳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瀛知經緯三才之道而畫卦以著之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於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定諸經以聞顯之而道之散列於天地之間者亦略盡於文字中矣所貴乎聖人者謂其立行與萬事萬物相交錯而曲當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後世也吾儒所賴以學聖賢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聖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則此句與句續字與字續者古聖之精神語笑皆寓於此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詞氣之緩急韻味之厚薄屬文者一不慎則規模立變讀書者一不慎則幽莽無知故國藩羈謂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為要務上古盛時聖君賢相承繼熙治道德之精淪於骨髓而學問之意達於閭巷是以其時雖置兔之野人漢陽之游女皆含性貞嫺吟咏若伊萊周召凡伯仲山甫之倫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澤衰竭道固將廢文亦殆殊已故孔子親獲麟曰吾道窮矣畏匡曰斯文將喪於是慨然發憤修訂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沒後人分門專目流衍厥後聰明魁傑之士或有識解誤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駁一視乎見道之多寡以為差見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軻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見少者文駁焉尤少者尤駁焉自荀揚莊列屈賈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數夫所謂見道多寡之分數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贊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東人事之至當可謂深矣孔子之門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國問禮於柱史論樂於魯伶九流之說皆悉其源可謂博矣深則能研萬事微芒之幾博則能究萬物之情狀而不窮於用後之見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屬文復不失古聖之誼者孟毛而下惟周子之通書張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儔許鄭亦能深博而訓詁之文或失則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語或失則隘其他若杜佑鄭熊馬貴與王應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則文流於蔓矣游楊金許薛胡之儔能深而不能博則文傷於易矣由是有漢學宋學之分斷斷相角非一朝矣僕竊不自揆謬欲兼取二者之長見道既深且博而為文復臻於無累區區之心不勝奢願譬若以蚊而負山盲人而行萬里也亦可哂已蓋上者仰企於通書正蒙其次則篤嗜司馬遷韓愈之書謂二子誠亦深博而頗窺古人屬文之法今論者不究二子之識解輒謂遷之書憤懣不平愈之書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於世人之說是猶覩盤詰之聲牙而謂尚書不可讀觀鄭衛之淫亂而謂全詩可刪其毋乃漫於一概而未之細推也乎孟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僕則謂君子所性雖破萬卷不加焉雖一字不識無損焉雖書籍而言道則仁信忠義反躬皆備堯舜孔孟非有餘愚夫愚婦非不足初不關乎文字也即書籍而言道則道猶人心所載之理也文字猶人身之血氣也血氣誠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氣則性情亦胡以附麗乎今世雕蟲小夫既溺於聲律繪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謂讀聖賢



書當明其道不當究其文字是猶論觀人者當觀其心所載之理不當觀其耳目言動血氣之末也不亦誣乎知舍血氣無以見心理則知舍文字無以窺聖人之道矣周濂溪氏稱文以載道而以虛車譏俗儒夫虛車誠不可無車又可以行遠乎孔孟歿而道至今存者賴有此行遠之車也吾輩今日苟有所見而欲為行遠之計又可不早具堅車乎哉故凡僕之鄙願苟於道有所見不特見之必實體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傳之後世雖曰不逮志則如斯其於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見道之多寡剖其銖兩而殿最焉於漢宋二家攢訟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闕於諸儒崇道貶文之說尤不敢雷同而苟隨極知狂謬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過彌甚聊因足下之引誘而一陳涯略伏惟憫其愚而繩其愆幸甚幸甚

答劉孟容書

曾國藩

孟容足下二年三辱書一不報答雖槁木之無情亦不契置若此性本嬾怠然或施於人人豈謂施諸吾子每一伸紙以為足下意中欲聞不肖之言不當如是已也輒復置焉日月在上惟足下鑒之伏承信道力學又能明辨王氏之非甚感甚感益天下之道非兩不立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仁義不明則亦無所謂道者傳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斯二氣者自其後而言之因仁以育物則慶賞之事起因義以正物則刑罰之事起中則治偏則亂自其初而言之太和細縕流行而不息人也物也聖人也常人也始所得者鈞耳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聖人者既得全而其氣質又最清且厚而其習又無毫髮累於是曲踐乎所謂仁義者夫是之謂盡性也推而放之凡民而準推而放之庶物而準夫是之謂盡人性盡物性也常人者雖得其全而氣質拘之習染蔽之好不當則賊仁惡不當則賊義賊者目惑本性日微益學問之事自此興也學者何復性而已矣所以學者何格物誠意而已矣格物則剖仁義之差等而縷晰之誠意則舉好惡之當於仁義者而力卒之茲其所以難也吾之身與萬物之生其理本同一源乃若其分則紛然而殊矣親與民殊仁民與物殊鄉鄰與同室殊親有殺賢有等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如此其不齊也不知其分而妄施焉過乎仁其流為墨過乎義其流為楊生於心害於政其極皆可以亂天下不至率獸食人不止故凡格物之事所為委曲繁重者剖判其不齊之分焉爾朱子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此言好惡之良知也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此言吾心之知有限萬物之分無窮不究乎至殊之分無以洞乎至一之理也今王氏之說曰致良知而已則是任心之明而遂曲當乎萬物之分果可信乎冠履不同位鳳凰鸛鷀不同棲物所自具之分殊也譬瞽殺人臯陶執之舜負之鯀墮洪水

舜殛之禹郊之物與我相際之分殊也仁義之真施即物而區之也今乃以即物窮理為支離則是吾心虛懸一成之知於此與凡物了不相涉而謂皆當窮物之分又可信乎朱子曰知為善以去惡則當實明其力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此言仁義之分既明則當畢吾好惡以就其事也今王氏之說曰即知即行格致即誠意工夫則是任心之明別無所謂實行心苟明矣不必屑屑於外之迹而迹雖不仁不義亦無損於心之明是何其簡捷而易從也循是說而不辨幾何不肖天下而浮屠之趨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豈有他與即物求道而已物無窮則分殊者無極而格焉者無已時一息而不格則仁有所不熟而義有所不精彼數聖人者惟息息格物而又以好色惡臭者竟之乃其所以聖也不如是吾未見其聖也自大賢以下知有精粗行有實不實而賢否以次區焉國藩不肖亦謬欲從事於此凡倫類之酬酢庶務之磨礱雖不克舉之於仁將必求所謂藹然者焉雖不克裁之於義將必求所謂秩然者焉曰往月來業不加修意言意行尤悔叢集求付一物之當其分而不可得益陷溺者深矣自維此生縱能窮萬一之理亦不過窺鑽奇零無由底於達原之域然終不敢棄此而他求捷徑謂靈心一覺立地成聖也下愚之人甘守下愚已耳智有所不照行有所不慊故常餒焉不敢取彼說者廓清而力排之愚者多柔理有固然今足下崛起僻壤迺能求先王之道開學術之部甚盛甚盛此真國藩所禱祀以求者也此間有太常唐先生博聞而約守粹嚴而樂易近者國朝學案一書崇二陸二張之歸關陽儒陰釋之說可謂深切著明狂瀾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吳君廷尉蒙古倭君皆實求朱子之指而力踐之國藩既從數君子後與聞末論而淺鄙之資兼嗜華藻寫好司馬遷班固杜南軒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誦之不厭也故凡僕之所志其大者蓋欲行仁義於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則欲寡過於身行道於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於宗族鄉黨其有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其無所成與以此畢吾生焉辱知最厚輒一吐不佞之言非敢執途人而斷斷不休如此也

答劉孟容書

羅澤南

所示諸生持守涵養之說誠為學者良劑士人讀聖賢書不徒以之資口耳實以之範身心持守不固涵養不深雖曰談仁義終是一場鶻突古人之學言與行合而為一者也以平日之所言者勵而為行即以身之所行者發而為言故聞其言即已知其人也今人之學言與行分而為二者也若為議論者居然聖學之矩矱見諸行事者不免世俗之迷亂問其言則是問其人則非也縱令其行事勉強支持不至墮落此心憧憧已不可質諸幽獨況涵養不深則省察不密省察不密則舉動必乖舉動既乖則言語必謬公病相因而其害無窮澤南每當清夜之餘恒自悔往日之踐履少而議論多顯不可以質大廷幽不可

以盟夙夜近不可以慰良朋遠不可以對聖賢一時存養忽而一時寬懈日月流駛白髮催人膺心自問悚仄悚仄霞仙言之於我心有感戚焉此不特諸生所宜書紳亦澤南所宜奉為針灸者矣惟學者工夫窮理居敬直須並進不居敬無以立窮理之本不窮理無以明居敬之功天下之理至精至微自一身至於萬物晰之必先其切也自一理至於萬殊窮之必盡其量也其道靡盡其功靡竟使於理有所未明終難必其持守之悉當於義有所未精終難期其涵養之盡純大學教人以格致為首務其先後之序皎然其不可亂朱子之補傳或問切切然為學者言之其功直在於萬世也陸子靜不事講習專務踐履是以終隱於禪學朱子之所以辨之者既明且詳其文集中雖有悔往年教人在言語文字上用功之語此無非鞭辟學者欲其即平日之講習為身心之準繩其所謂言語文字者固即討論玩索之功非如俗學之詞章在所可後也若以討論玩索為可後而惟專力於持守涵養是又墮陸學窠中矣王陽明取其說之近乎是者以為晚年定論朱子集註或問為中年未定之說後自痛悔至自以為詭思欲改之而未及其說之誣先儒辨之明矣後世主良知之說者猶自張其誕而嘵嘵不休聖學不明人不復尋其緒於遺經者直自陽明之毒中之吾輩既知其害之大正宜剖析毫釐決其疑似以障狂瀾於既倒不可有一毫假借使入主出奴者為之竊發於其間也霞仙佩服晦翁至深至堅而其彈力於格物致知者既已有年固將覺後進之昏惰而使之不陷於異說今獨舉此文集中之一語以為學者不加循守專務誦說未免後其所先其所後夫不加循守專務誦說固中吾人今日之大病矣而所謂先後之義若有不其明者伏冀霞仙取朱子文集中之意再為明示以解諸生之惑且勿為良知家所藉口也所示徵某執事書極陳時弊再三展讀不禁為之浩歎是故有為人之所不能言亦有為人之所不敢言者憂世之心可謂深明而痛切矣然亦竊願有質之霞仙者士君子學聖賢之學明德新民莫非一己分內之事朱子稱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以其能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但身處草茅道在求志全一己之性天不必議人世之是非鑑古今之成敗不必論時政之得失有憂國憂民之心不必有感時憤俗之語一部周易皆言素位位在於潛而潛潛有潛之道存位存躍而躍躍有躍之道存禹稷以三過不入為中顏子以簞食陋巷為中位在故也伏冀霞仙學與年進德與時合古人之聰明為一己之聰明學問中未始非閱歷盡庭幃之侍養以驗平日之講習閱歷中未始非學問彈敬怨之功以全性分之大儲經濟之略以待國家之用精進之功斯愈達而愈上而其所以流諸筆墨形為簡牘者尤宜謹慎不無出位之譏欲伸及身之災難料是固不可不為留心者至於身體道和虛自保惜養生之道大約以除嗜慾定心氣節勞逸調起居為要披閱經義雖宜乘時講究力不能繼之時不可稍事勉強以耗精血慎之慎之須留此身以有用也叨在知心直陳